

顏元年譜



B249.5
5

82391

2603/09

年譜叢刊

顏元年譜

〔清〕李塉撰
王源訂
陳祖武點校

中華書局

責任編輯：胡宜柔

顏元年譜

李堪撰
王源訂
陳祖武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4 3/4 印張 74 千字
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數 1500 冊 定價：3.70 元

ISBN 7-101-00793-7/Z·86

點校說明

一

顏元年譜，原題顏習齋先生年譜，分上下二卷。譜主顏元（一六三五—一七〇四），河北博野人。初因其父昶爲蠡縣朱氏養子，遂姓朱，名邦良，字易直，號思古人。後歸宗復姓，改名元，字渾然，號習齋。清初爲諸生，後絕意仕進，以教學終老鄉里。其學始自陸王人，繼而改從程、朱，終則悉爲摒棄，一意講求經世致用之學，專以實學、實習、實用爲倡，成爲清代學術史上著名的顏李學派的創始人。他的主要著述爲存治、存性、存學、存人四編，史稱四存編。其他尚有四書正誤、朱子語類評等。短篇雜著及傳狀書札，門人輯爲習齋記餘刊行。

年譜著者李塉，修訂者王源，皆爲譜主門人。李塉（一六五九—一七三三），字剛主，號恕谷，河北蠡縣人。自二十一歲起，從學於顏元。康熙二十九年（一六九〇）爲舉人，後屢歷會試，迭遭敗績。晚年，選授通州學政，未及三月，辭官返鄉，著述終老。李塉一生以張

大顏學爲己任，爲此，他往返北京，作幕中州，南遊錢塘，西歷秦、晉，遍交當代碩儒，成爲顏李學派的創始人之一。李塉著述甚富，博及禮樂兵農、經史考證。其最著者爲大學辨業、聖經學規纂等，短篇雜著則以恕谷後集結集刊行。

顏元逝世後，李塉即爲之編寫年譜。撰作始於康熙四十四年（一七〇五）六月二十五日，同年八月十二日竣稿。翌年十月，由王源修訂一過。王源（一六四八—一七一〇），字崑繩，號或庵，大興（今北京）人。康熙三十二年（一六九三）舉人。早年以通兵法、工古文名，後應聘入徐乾學幕，與同時名儒萬斯同、閻若璩、胡渭、劉獻廷等遊，聲名大起。康熙三十九年，結識李塉，服膺顏李學說，遂盡棄舊學，師從顏元，時年五十六。他一生幕遊南北，晚年應聘作幕南下，卒於淮安知府幕。其主要著述爲平書、讀易近指，所爲詩文則以居業堂文集行世。

二

顏元年譜成書甚速，康熙四十四年李塉成初稿，四十五年經王源修訂，四十六年即付梓刊行。由於李塉、王源皆係譜主弟子，又是一時學術舞臺上的佼佼者，尤其是李塉追隨顏元數十年如一日，對譜主閱歷、個性、立身旨趣、學術趨向等，瞭若指掌，因而輕車熟路，

易成佳構。所以，這部年譜不惟文簡事備，平實暢達，而且寫狀譜主，可即可親，音容笑貌，躍然紙上。它既是寶貴的史籍，亦可作爲傳記文學來讀，在衆多的清人年譜中，實堪稱上乘之作；歷來爲研究譜牒學者所重視，當然就不是一樁偶然的事情。近世著名學者梁啟超先生，在論及清代的年譜編纂時，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。他把清人年譜分爲三類，其一爲譜主自撰，最具歷史價值；其二爲友生及子弟門人所撰，價值次之；其三爲後人補作或改作昔賢年譜，時移世易，成功最難。顏元年譜則爲梁先生推爲第二類的「最上乘者」（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第八章傳記譜牒學）。其實，這部年譜無異於譜主自撰，其價值也並不在梁先生所說第一類之下。關於這個問題，可以該年譜的史料來源爲有力佐證。

在談及這部年譜的取材時，李塉於凡例中指出：「顏先生年譜，甲辰三月以前，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塉所傳聞，以後皆採先生日記。」甲辰爲康熙三年，顏元時年三十。從這一年起，他開始立日記自省，迄於逝世，四十年未曾間斷。顏元之立日記，旨在勸善規過，而且與友人相約，每月定期爲會，以日記互質。屆時，相互責難，指數其過，「聲色胥厲，如臨子弟」（年譜二十九歲條）。王源正是以顏元的「不欺暗室」（居業堂文集卷四顏習齋先生傳），乃於已逾半百之年，斷然師從。李塉也正是深感顏元「改過之勇」（年譜四十六歲條），遂效法顏元立日譜自考，終身服膺，至死不渝。可見顏元的日記是可信的，李塉據以爲之編寫

年譜，也就不啻譜主自撰，同樣考信不誣。至於年譜所記譜主三十歲以前的經歷，著者說得很清楚，其史料來源一是譜主追錄稿，一是得自傳聞。雖然追錄稿之所指，李燾未明言其詳，但是以年譜所記，徵諸習齋記餘中未墜集序、答五公山人王介祺、與易州李孝廉介石、答清苑馮拱北諸篇，則言言有據，抑或追錄稿即此類文字之統稱。不過，據王源稱，追錄稿又確有所指。他說：「譜自三十歲以前，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主。」（居業堂文集卷十二顏習齋先生年譜序）這就是說，顏元在康熙二十七年戊辰（一六八八），自行編寫過三十歲以前的年譜。無論如何，這部分記載主要取材於譜主手筆則是無疑的。因而也可視同譜主自撰，多可信據。而就得自傳聞的史料來源論，傳聞之辭，雖難免真偽間雜，例如存在諸如記譜主誕生時的怪異以及祈神而病除之類的不實，但是就總體而言，著者的取舍還是較爲嚴謹的。

史書之作，貴在求信。年譜作爲一種後起的史籍編寫形式，亦以徵實爲第一要義。在這方面，顏元年譜遵照譜主勿「伐異黨同，虛學欺世」之教，「功過並錄，一字不爲鏤飾」（年譜凡例），對譜主的學術、思想、生平、交遊等，皆作了如實的記錄。它以其徵實可信，顯示了重要的學術價值。同時，由於顏元的日記已佚，其文集又失之簡略，因而在研究顏元的生平行事，尤其是他的學術趨向的演變時，這部年譜就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。此外，

顏元年譜還以其所涉及的廣泛內容，提供了知人論世的大量史料。譬如關於清初北學演進的軌跡，關於清初書院的規制，關於清初的禮制風俗以及抗清事等，或詳或略，在其中都作了記載。這些史料足以補官修史書的闕略，對研究清初歷史是可寶貴的。

再就編寫體例而論，顏元年譜也有其可供取法之處。著者在所擬凡例中有云：「先生交游論定者，各附小傳。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，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，故甯贅無削。」爲李塉所採取的這樣一種編寫體例，不惟有助於深入了解譜主學行，而且也使譜主的師友交游，其學行梗概，藉以得到保存。同時，這樣做的結果，還可減省讀者的檢核之力。一舉而獲數益，當然不是累贅，而是一種成功的嘗試。

三

顏元年譜的迅速成書，一方面固然可在傳播顏李學說中起到積極的媒介作用，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因成書倉促，難免有未盡精審和疏略之處。正如著者在凡例中所自述，這部年譜「涉獵而錄出者略亦甚矣」，他指出：「如有再爲修譜者，將其日記節錄，尚可得五六編，編各不同，皆可傳世。」所以繼李塉之後，乾隆初，顏元的另一門人鍾鏗，又據日記編成習齋先生言行錄，習齋先生關異錄。言行、關異二錄，雖在某些方面補充了年譜之未備，可與年譜

並讀，可是畢竟不是年譜補編，因而年譜中存在的若干疏略，依然未能得到充實。

譬如據年譜記，譜主於彌留之際，曾告誡衆門人：「天下事尚可爲，汝等當積學待用。」（年譜七十歲條）這裏的「可爲」、「待用」指的是什麼？年譜並未予說明，便戛然而止，把問題留給了讀者。與之類似，著者在明、清易代的崇禎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條下，特地記錄了譜主對先前服飾的追述：「先生嘗言，曾戴藍絨晉巾二頂，明之服色也。」（同上書十歲條）康熙十三年（一六七四），聞三藩亂起，譜主又曾與弟子講論管仲的尊王攘夷之功，而且愴然喟嘆：「僕久有四方之志，但年既四十，血嗣未立，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。」（同上書四十歲條）這些記載曲折地表明，譜主所說的「可爲」、「待用」，恐怕還不僅僅限於恢復周、孔之學，而應當是實實在在的經世之功，其中或許還包含對於推翻清廷統治的某種憧憬。可是每當涉及這一類問題時，著者都總是如此欲言又止，一點即過。如果說這樣的疏略，乃是著者爲一時政治形勢所制約而不得不作的避忌，因而未可苛求的話，那麼在述及譜主學術主張形成過程中的某些關鍵處，依然不詳加檢核，就不能說不是疏失了。後世考論顏元爲學淵源，每多爭議，言人人殊，究其根源，同李塉在顏元年譜中的這類疏失恐不無關係。

據顏元年譜記，譜主三十一歲時，曾與正養粹言：「六藝惟樂無傳，御非急用，禮、樂、書、數宜學。但窮經明理，恐成無用學究。」著者於此段文字後，特地加了如下按語：「此時

正學已露端倪矣，蓋天啟之也。（同上書三十一歲條）顏元的倡導六藝之學，究竟是得之「天啟」，還是淵源有自？事關重大，不可不辨。

清初的學術界，由於動蕩的社會現實的孕育，形成了諸說並起，競相爭雄的局面。顏元以六藝之學爲倡，號召河北，卓然名家，實爲異軍突起。然而講明六藝之學，却並非顏元首創，更不是「天啟」。姑不論宋、明，即以清初言，江南學者陸世儀早已先聲奪人，顏元之學，即得益於陸氏學術主張的啟發。關於這一點，顏元的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說得很明白，他寫道：「一日遊祁，在故友刁文孝座，聞先生有佳錄，復明孔子六藝之學，門人姜姓，在州守幕實筭之。懽然如久旱之聞雷，甚渴之聞溪，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。曲致三四，曾不得出，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，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。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，有云此間有桴亭者，才爲有用之才，學爲有用之學，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雜入天命，說一般是善。其性善圖說中，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，氣質之外無性等語，殊新奇駭人。乃知先生不惟得孔、孟學宗，兼悟孔、孟性旨，已先得我心矣。當今之時，康、儒道嫡派者，非先生其誰乎！」（存學編卷一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）據李塉所記，這封信寫於康熙十一年，而鍾鉉輯習齋記餘將其收錄，則注作「甲寅」，即康熙十三年。事實上，陸世儀正好卒於康熙十一年，顏元斷不致在陸氏故世兩年之後，尚給死者寫信。因此年譜所記是可信的。只是應

當指出的是，信中所提到的顏元遊祁州，在刁包處得悉陸世儀學術主張，並不是康熙十一年的事情，而要較這一時間早得多。

據考，顏元與刁包相識，在順治十八年（一六六一），時年二十七（年譜二十七歲條）。康熙七年，刁包病逝。當時顏元正居喪在家，未能前去祁州吊唁，直到翌年二月，始得入祁州，以隻雞清酒哭奠。（同上書三十五歲條）。而從順治十八年至康熙七年，八年之中，顏元、刁包二人並未再得一晤。其間，刁包與仇家訴訟，亟須顏元相助，曾遣人專程敦請，顏元却因其祖母偶傷足，侍扶居寢，跬步不得離（習齋記餘卷三答刁文孝先生）而未能前往。之後，刁包病危，再度迎請，顏元又以「病弱依杖」（同上書再却刁先生請）而却請。這就說明，顏元在刁包處得知陸世儀的爲學主張，應當是在順治十八年，他二十七歲之時。只是因爲當時他尚篤信程、朱學說，所以未能有所共鳴。而前述顏元與王養粹關於六藝之學的那番談話，已經是這以後三年多的事情，他在存性、存學二編中，系統地闡述其學術主張，就更與此相去八年了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李塉由於考核未精，以致把顏元「聞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爲主」，誤入康熙八年七月（年譜三十五歲條）。這樣一來，他便無從對顏元三十一歲時學術趨向的變化作出解釋，結果只好歸諸「天啟」了。

其實，顏元學說的形成，絕非一朝頓悟，而是一個博取衆長，不斷消化，融爲我的演

進過程。在這一過程中，他不惟得到陸世儀思想的啟示，而且還深受張羅喆、王餘佑等人的影響。早在康熙三年，他就曾登門問學於王餘佑、張羅喆。王、張二人的學術主張，尤其是在人性問題上的見解，諸如「天生人來，渾脫是個善」、「氣質天命，分二不得」（存性編卷末引述王餘佑語），「人性無二，不可從宋儒分天地之性、氣質之性」（同上書引述張羅喆語）等，都給了他以深刻的影響。儘管他當時囿於程、朱之見，未能唱爲同調，但是這些主張都成爲日後他撰寫存性編的基本依據。這正如顏元在存性編卷末追述張羅喆的人性主張時所說：「先生賜教，在未著存性前，借當時方執程、朱之見，與之反復辯難。及喪中悟性，始思先生言性真確。期服闋，入郡相質，而先生竟捐館矣。」顏元初訪王、張，均在他與王養粹論六藝之學前，由此足見李塉的所謂「天啟說，是不能成立的」。

四

顏元年譜雖然存在一些小疵，但是畢竟瑕不掩瑜。而且，由於著者所據史料的原始可信，即令是某些疏失，只要對年譜本身進行過細檢核，再參以他書，也不難彌縫。因此可以斷言，在衆多的清人年譜中，顏元年譜確屬上乘之作。這部年譜自康熙四十六年刊行以後，因爲顏、李學說的不得流傳，以致歷時二百餘年，直到本世紀初，始得重印。目前，康熙刊

本已少有收藏，習見者多爲國粹叢書本、畿輔叢書本、顏李叢書本及博野四存學會一九三五年鉛印本諸種。其中，刊行於清末民初的畿輔叢書本，曾經多人彙校，較之他本「格既清朗，字少訛奪」（繆荃孫：畿輔叢書序），故此次點校，即以之爲底本。間有疑似，則校以他本，擇善而從。爲保存底本原貌，除個別形近而訛的明顯錯字酌加校改，並作出必要校注外，其他如避諱改字等，除易於引起誤解外，則一般不予改回。畿輔叢書本年譜缺王源所撰顏習齋先生年譜序，現據國粹叢書本年譜補入。卷末原有張琬璋、鄭知芳的跋，現將黃節爲國粹叢書本年譜撰的顏習齋先生年譜跋也一併錄入。此外，點校者輯錄了若干篇有關譜主的傳贊作爲附錄，供讀者參閱。爲便於讀者，譜文每年開首處的紀年，均括註公元。囿于聞見，點校中失誤在所難免，懇請讀者批評指正。

陳祖武

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九日

顏習齋先生年譜序

源於癸未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。越歲，先生歿，時源在閩中。既反，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。源爲稍易體例，芟繁閒有所補益。既成，爲之序曰：孔、孟以前，無所謂儒者，儒卽君若臣，功卽德，治卽教。孔、孟窮而在下，始以儒名，然德卽功，教卽治，視二帝、三王、益、皋、伊、傅、周、呂，甯有特殊哉！先生嘗謂，孔子不得已而周流，大不得已而刪訂。蓋著書立說，乃聖賢之大不得已，奈何以章句爲儒，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，一歸於章句，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！噫，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。先生崛起，無師受，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，爲參雜二氏而亂孔、孟之真；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，非靜坐讀書之空腐；確有見於後世之亂，皆由儒術之失其傳；而一復周、孔之舊，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。於是砥行礪德，一以禮樂爲準，射御書數並成其能。毅然謂聖人必可學，而終身屹屹於困知勉行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，慨然任天下之重，而以弘濟蒼生爲心。於戲，先生年譜具在，可考而知也。譜自三十歲以前，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，以後則據日記。後之學者，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，絕去空虛文字之習，合

體用、經權、文武，爲明親一致之功，何德不可就？何治不可興？何亂不可除？而三代之盛，何不可以再見乎！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，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。時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秋，大興門人王源頓首拜撰。

凡例

一、顏先生年譜，甲辰三月以前，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壻所傳聞，以後皆採先生日記。然日記共七十餘帙，嘉言卓行，不可勝收；又壻守先生「省減讀覽」之戒，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，壻修年譜，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，訖八月十有二日，除應他事外，一日務完一歲，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略亦甚矣。故每言如有再爲修譜者，將其日記節錄，尚可得五六編，編各不同，皆可傳世，亦一快也。

一、二帝、三王之道，至孔子而集其成。然秦火以後，興衰劃然一分。漢、唐之士，抱殘守缺，宋、明之士，僞襲僞纂，而聖道幾委于地矣。先生崛起而尋墜緒，全體大用煥然重明，天心世道所關非尠。有志者詳諦之，可以興矣。

一、孔子不可得而見矣，然予以爲，孔子生知安行，如魯論鄉黨所載，人或尚疑高遠，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。先生年譜，日日改過，時時省躬，雖愚柔觀之，亦不可托言自諉也，誠爲後人作聖模範。且講道透快，剖陳世教剴切，修己治人，皆具於焉。

一、先生平居教學，每歎先儒伐異黨同，虛學欺世。一次，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，王五公

先生代先生作一詩。後先生以書規曰：「祝徵君，鄙意也，但某不知而代爲吟咏，則非立識之道矣。」其嚴如此。故今譜先生，功過並錄，一字不爲餽飾，以守先生之教也。王崑繩規我曰：「詞慙非述尊者體，可易而婉之。」予曰：「謹受教。」然終無曲隱者。

一、先生交游論定者，各附小傳。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，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，故甯贅勿削。

一、是編成，王子崑繩訂之，實裨不逮。然終愧識淺學薄，不足寫狀先生，或再有賜訂者，萬乞無吝金玉。

丁亥七月李塉識